貨運車布袋戲

解昆樺

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，現任教中興大學中文系，以現代文學為教學研究方向。現代詩、散文與小說創作曾獲文建會臺灣文學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林榮三文學獎、全球華文星雲獎、梁實秋文學獎、新北市文學獎等。電郵：fung682002@gmail.com

沒帶雨傘的我，目標是馬路對面的騎樓。十字路口那橙黃警示燈與大雨在我身上陣陣閃擊，我早已無法躲避，只能盡力而為讓自己不更狼狽。冬天雨夜，我全身直打寒顫，暫且棲身騎樓，鵠立四處張望，打量下一道能護我前行的騎樓。

在對街轉角那塊架著預售屋看板的空曠地皮邊，我發現一間小小土地公廟，以及正迎向土地公廟那方盒般的布袋戲棚貨運車。貨運車上的布袋戲棚裡還有兩尊戲偶為戲，儘管棚下早已無人，僅剩在線香與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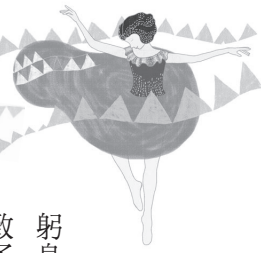
光中默默微笑的土地公神像點睛凝視。布袋戲貨運車與土地公廟間還隔著雨，在街燈冷冷散漫的光線下，我看夜雨如何成片潑灑，沖刷掉了戲棚聲音。棚上臉抹濃豔螢光漆的布袋戲偶，仍盡職搬演已分不大清是文戲還是武打的動作。就像壞掉的音樂盒，儘管沒了輕巧音樂，但玩偶仍在其中旋舞、默戲。戲無聲，與之遠遠隔了一條街與一陣大雨的我，只能靜看。

大約又是土地公聖誕之類的節日吧，這布袋戲臺隨貨運車在車潮、在紅綠燈指引下漂流至此。冥冥中，應允了一份命運的召喚。在冬夜大雨中成為孤伶的慶典，被遺棄在這城市邊緣的角落，搬演故事。

雨勢隨風擺盪淋漓地打入棚內，那片戲棚檔板替棚後的布袋戲師傅抵擋了下來。布袋戲師沉默地被遮蔽，在這大雨無人的此刻，他只能被這一切城市冬夜雨景漠視。臺上冠戴著粗糙裝扮的布袋戲偶其身形、姿態，與彼此間的對位互動，就是布袋戲師的手語。啞口的布袋戲師藉著布袋戲偶，向遙遠暗瞑的彼方打著信號，盡職地故作喧譁，對著整座城市說話。他力持一份明亮，以布袋戲偶張爪舞弄戲棚內的光芒、聲浪，拒絕被滾滾湧動的夜闇、大雨吞滅。也只能如此了吧，我想。

記得國小還在上半天課時，每每放學鐘響後，我總是馬上揹起書包，衝回家看布袋戲。在客廳燈光暗影中，我沐浴著電視中閃動的影像聲光，讓史豔文、藏鏡人、黑白郎君、獨眼龍……陪我度過上班族爸媽都不在的下午時光。小時候爸媽在工廠上班，幾乎都是晚上六七點才回家。那時還沒週休二日，所以週日爸媽只想休息，我也只能當個標準的鑰匙兒童、電視兒童。

某日下午，我又自個兒關在家寫功課看電視，聽見陽臺鐵窗外面傳來擴音器沙沙的敲鑼打鼓聲。打開窗戶從鐵圍欄間隙向下望去，沒看見什麼。我於是下樓，轉過街角才發現在巷弄間架了個布袋戲棚。音響所播放不時摻有雜訊的戲曲音樂固然熱鬧，但戲臺中央就只並排三尊或托如意或慈眉帶笑的戲偶，著實有點索然無味。後來我才知道這是所謂的福、祿、壽三仙戲，是用來酬神的開場儀式。三尊戲偶久久只做些



躬身作揖、抱拳合十的動作，看了一陣，我覺得無聊便上樓回家。儘管音樂依舊喧騰，但我已提不大起興致了。

那晚爸爸要我去樓下雜貨店買晚報，我又經過街口，大陣鞭炮爆響不止，才發現原本的布袋戲棚下竟然人群湧動熱鬧非凡。霓虹燈滾動出金光千條，戲偶在乾冰噴霧裡騰雲駕霧，極盡模仿電視布袋戲之能事。各住街巷的叔叔阿姨們拉了板凳在棚前欣賞，小孩們則早坐不住，拿著自己的「武器」——竹竿、跳繩、呼拉圈——四處追逐打鬧，在棚下自己開演另一齣戲，而周遭則散布著烤香腸、叭噗冰淇淋、打彈珠臺的三輪車攤販。左鄰右舍在此相聚，直至廟公、布袋戲團長拿著麥克風上臺感謝，方才散戲。

之後每當布袋戲班又在我家附近搭起戲棚時，我總在搬演三仙戲的音響中趕緊打開書本寫功課，等三仙戲一結束，便抓著板凳衝下樓去。多年後，我仍在思索何以在童年時光，我會如此依戀在戲棚懸掛著的太陽燈泡下，那隨幽幽燈影搖曳、對搏的布袋戲偶？我想或許是布袋戲棚上棚下的熱鬧光景，告訴我原來布袋戲並非只是我跟電視之間的事。我不只與一群人肩並肩一起看戲，仰望戲臺的我總想像，布袋戲師能就這樣帶著我與我的家人一起到故事中去旅行。爸媽不必向工廠請假、不必籌旅費。即使只是插科打諢的丑角，即使只是藏在偶陣中幫閒的妖道角，只要我們能肩並肩一起笑呵呵走出這城市一同去冒險，就可以了。

國小時我在看廟慶布袋戲，就這樣以幻想，自己展開自己的家族旅行，穿越平板的背景布幕，走入那故事裡的千山萬水。事實上，野臺布袋戲本來就不是個要你從頭到尾正襟危坐欣賞的場合。比起棚前光景，我對於那由正面花飾彩繪檔板、兩側鐵架，以及後方黑色布幕所遮蔽、裹藏的內臺更是好奇。開演時我總會定睛期待那布袋戲師駕著戲偶，在伸手穿出黑色布幕之際閃現的些微破綻，希望透過那片瞬間的縫

隙，能一窺布幕後究竟是何方神聖，又有怎樣風景？這圍拱使得戲棚內臺彷彿潘朵拉盒子般，自成一混雜著禁忌、魅惑氣息的世界。

我輕易就越過那道防線，一開始小心翼翼深怕犯錯般，只在遠方偷偷窺探，利用時間瞇眼搜索棚裡的一切。漸漸才敢走近睜眼細瞧，久之，便伸手弓身爬上了那戲棚。只是那代替布袋戲師傅「一口說出千古事」的廉價大音響著實聲勢驚人，轟得我頭暈目眩。比我更大膽、好動的孩子往往笑鬧地拉起布幕後，便一哄而散。布袋戲師似乎也被看慣了，也不生氣，只是揮揮手或揚揚下巴略表責趕之意，便繼續維持他的步調，在一片漆黑中雙手高舉戲偶，舉臂迎向棚前燈光。

戲棚前昏黃燈光向棚內流瀉，憑藉幾次匆忽觀看的印象，漸漸我也拼組出棚內那由橫桿偶架、戲偶鐵箱、成捆交纏的電源線等等物件組構的空間。而布袋戲師又是如何在這侷促空間中，操偶上戲，迴身換偶、換音樂卡匣再重新上陣？他隻身在錯雜乾冰焚香的煙霧裡，調度這千軍萬馬的場面，著實令我深深佩服。在幢幢錯雜暗影中，我看他額頭汗珠直落，光芒浮泛暈散在他所戴著的黑框大眼鏡鏡片上，而看遍內臺一切光景的我獨獨未嘗看清的，就是他的眼睛。

小時候野臺布袋戲盛時，廟慶期間一天可搬演午場與晚場，我總趁午後戲臺稍歇的空檔，跟布袋戲師央求戲偶來玩。將遠遠看來光鮮亮麗的布偶拿在手上時，我這才發現偶頭上的瓷釉，原來早已微微散布乾裂的細紋，如流逝的光陰悄悄在我們臉龐上悄悄沖刷出的皺紋。分隔觀眾與內臺的戲棚檔板是一種遮掩，卻又是一個必須，它像你在這社會中熟練的善意謊言，為一個故事的完成進行護衛。後來我才知道了，得到一種距離，維持一種距離，就能，或者才能得戲。我們需要用一種實虛之間的模糊，藉以維持戲的推展。你需要美好，就需要一點遺忘。就像每個人都知道聖誕老公公是真是假，但我們依舊一同維護那故事，在真實之上，維持一種美好。

發現了戲棚後那簡陋紛雜的場景，難道我就會為此失落？不，這只會讓我更知道我要相信什麼，是為了什麼而癡迷不已。在這理想如此容易被拆卸、解構的時代裡，原來有人這麼這麼努力地，要讓你相信故事中的那份美好。

戲棚彷彿是一個介殼，為我抵擋著時光凌厲的攻勢。它不只在恆守一個儀式，還在保護那些說故事的方法。讓我鬆懈掉城市、體制於不知不覺給我安上的各種枷鎖，投身入戲師掌中所創造出那真幻不定的氛圍，咀嚼臺上故事裡所要寄寓的真實。布袋戲棚擁有我兒時記憶，像是我的精神要塞。在閱聽中，將我安穩放入一座沙發，一個穩固的秩序關係。因此，與其說是我進入那故事氛圍，不如說，是我被故事保護著。

但面對這幾年被「改造發明」的布袋戲棚貨運車，我發現資本主義似乎還是找到滲透我精神、記憶介殼的裂隙，使得布袋戲的游藝表演越發如宅配一般「快速」、「便利」。師傅為了節撙成本以及省去架戲棚的麻煩，將發財車挖空一邊，架起一面螢光漆薄木板的檔遮，也就演了起來。看板不管如何用濃烈油彩雕梁畫棟勾龍繪鳳，你仍感覺那就只是一片硬生生的板子。板子上面也不必寫什麼對仗押韻的詩了，左右兩邊大剌剌寫上戲班師傅的手機與家裡的電話號碼，橫批「歡迎預約」四個大字。只要各地廟公打電話口頭約一下，談定了時間、價碼，把地址輸入ＧＰＳ，車子就像布袋戲偶般，由衛星掌控導航到全島各地廟服務。到了目的地，也不必搭棚了。一個人進檔退檔，踩著油門方向盤左轉右轉，把貨車橫面正對廟口主神便了事。

空懸的兩側讓棚內或者說車廂內一覽無遺，為了善用空間，鐵箱、擴音設備、電線等什物便像果醬般艱難地緊鄰並置。各式高低雜物在這狹小的世界裡，彼此被各自所建築的陰影雜沓、覆蓋，使得車廂如黑

森林般陰暗。而我在其中努力要尋找的，還是那布袋戲偶。只是那窺視布袋戲後臺的情緒，已從兒時那膽怯興奮，轉為尋覓災變中失蹤親友的感覺了。

布袋戲偶通常收納於鐵箱中，要搬演時才拿出來，擺在架起的橫鐵杆上。布袋戲偶從腰部曲身背折橫掛上去，一排排仰身緊鄰著，櫛比鱗次如洗衣店裡洗好掛吊起的衣服。他們臉龐凝固著特定的表情面相，儘管或笑或怨，但由於無戲，盡皆失魂落魄，一如曲身失憶的幽靈。面對這載滿貶值、廉價戲偶的貨運車，我仍不忍將它比喻成幽靈船。我只說布袋戲貨運車是一座會飄泊的城市，彷彿諾亞方舟在時間的邊緣流亡，不斷尋找下一個停泊的廟口。

在城市街巷順從著紅綠燈停看聽、左轉右彎間，布袋戲師傅掌中所要緊握的，不只是布袋戲發財車的方向盤，還有布袋戲偶，他已將自己的一生與戲偶緊緊纏繞在一起。一個布袋戲偶最貴重的部分就是偶頭，偶頭的臉就是一個精神世界的源頭。工匠雕刀走劃銘刻，為一尊戲偶凝固出一生的表情，如同神為祂所捏塑的人賦予一生的風格與品性。

布袋戲師傅與各式只有一種表情的布袋戲偶一同四處遊走，感受世事冷暖，這似乎讓他更敏銳地感知到各種表情：神像土地公總是拄杖呵呵笑，捏著劍訣的鍾馗怒髮衝冠圓睜杏眼，握冊細讀的關老爺則正義凜然表情肅穆。布袋戲師傅真正的藝術，不是用掌心緊握戲偶身上的表情，而在演繹各種定型角色所潛存的其他情感，如同演繹魁梧淨角也不能負荷的記憶，或者帶笑丑角從彎彎眼角流洩的哀傷。

布袋戲師傅將手掌伸進布袋戲偶，魔術般以肉身成就另一個肉身，對此，年幼的我如此好奇。所以我也曾拿著存下的零用錢，在夜市買了一個簡易布袋戲尪。將整個手心套入後，布袋戲尪那雛鳥般柔軟脆弱的身體構造，在手掌上感受特別明顯。國小時，我竟可以常常一人獨自與戲偶共處半日時光，翻轉戲偶在不同視角中為其身軀、髮髻等種種細節，凝止姿勢，發展想像，建立敘事。就像遠古的人們編造神話，只

為讓天地間種種物象都能得到一份浪漫的解釋。我甚至還為他想像出一個命運交相羈絆的宿敵，讓他們彼此穿越實物與虛構的界限，交互搏鬥、對話。

如今行入哀樂中年，童騃時光片段時如瞬電於腦海中閃現，如瓦碎瓷片亟待全整。某日一時興起，我翻箱倒櫃翻找出那早蒙塵褪色的戲偶。重新把玩之時，我發現我掌中的戲偶不只姿勢呆板，身體語言更是貧瘠僵硬。我竟已沒有足夠的想像力，撐起一尊戲偶。我也曾懷疑過，自己於童蒙年少之時，何以能對戲偶投注如此癡戀。更欽佩布袋戲師能恆保這樣的情感，並以之成為一生職業。只是，他有沒有更大的想像力，能像活絡戲偶臉上被釘牢的一生表情般，鬆解自己與布袋戲，乃至於彼此之間的命運？

如同現下在這冬日雨夜的貨運車布袋戲臺，就只剩戲師一個人兩隻手撐起這場戲了……他只支吾含糊地做出幾個簡單的動作，連我都誤以為戲偶只是他用來禦寒的手套。為了維持排場聲勢，他在好幾個布袋戲偶中伸入支架端立起來，輪流轉動之餘，還得仰賴我們彼此間的默契與想像力，才能形就出「十指弄成百萬兵」的場面。

戲師毫不遮掩，任我在一旁看得分明。用看板、車廂圍拱出的表演空間，看似自給自足地完成一個故事，但其實沒有精神，在戲臺昏黃光影中戲偶幽靈般地被綁在故事之中。布袋戲棚貨運車彷彿無精的蛋室，結構看似俱全，然而因為無神，亦俱缺。

在城市中，被擁擠人潮推送遊走的我彷彿就是那布袋戲偶。我覺得是另一個人替我說話，在我體內操控著我，與城市裡的人們無盡對戲。難道這世界就只是一場戲？一場行禮如儀，沒人看的戲？風雨虎虎而入，吹得戲偶蓬頭亂髮、兵旗倒歪。在這一片欹斜場面中，你看兩手各掌一偶的布袋戲師多像在時代風雨擊打下，默默舉起雙手投降的人啊。

貨運車上敞開的布袋戲棚毫無遮蔽，戲打得熱鬧卻又寂寞。也因為這份敞開，讓布袋戲師傅似乎發現了對街凝望許久的我。在街燈垂落的一片清冷光芒中，我看見又一陣旋風捲帶陣雨，如巨翼如湧潮掃掠入棚，打得棚臺上的戲偶危危顫顫。想我是在看戲吧，戲師在勉力支撐之際似乎記起什麼，振奮掌中戲偶那僵硬如石的動作，想表演給隔著一條馬路與雨陣的我看。我感覺死守貨運車戲棚的戲偶與戲師是如此活在這風雨飄搖的當下，並讓彼此的命運從中成形。儘管遠遠看去，彷彿在驚濤駭浪中重新燃起意志，舞臂泅泳呼救的人……只是不知他可還有一人口白，聲色變化出各式生旦淨丑的擬聲本事？且不說知音，至少還能以一己之音召喚、變現出交互取暖的角色。

在這冷冽的冬日雨夜，凍僵的我多想回報他一個溫暖的微笑。希望至少能微微鬆解那牢牢伸入我們體內，無所不在地掌控、拴鎖著我們的現代宿命。